

前行的力量

■韩光 谢智伦 崔浩

无以言表的激动心情。

二

在女儿们的眼里，邹衍是位极其严格的父亲，特别是经常教育她们不要浪费。

一次，邹衍饭后回家，见还没收拾完的饭桌上有两个饭粒，板着脸将女儿们叫了过来。除了惩罚女儿们背诵《锄禾》外，他还给她们上了整整半小时“课”：“长征时，如果不是战友把自己的干粮匀给我一些，我哪能活到今天。你们必须从小就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。”

1935年，邹衍跟随部队穿过草地，进入川甘交界的高山地区。两个多月来，由于天天行军，再加上吃不饱饭，大家的身上都已非常虚弱，邹衍和几名同志掉队了。

一天，当邹衍一行翻越一座无名大山时，在半山腰遇到了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的司务长李庭序、通信员吴多禾以及一名背着大铜锅的炊事员。

当时，炊事员已是筋疲力尽，把锅放下后，躺在路边直喘粗气。考虑到100多人都要靠这口锅做饭，说什么也不能丢下。大家商量后决定，由两个人抬锅，其他人挑着行李，争取尽快追上大部队。

当他们终于翻过一座大山，来到一个村庄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于是，大家决定在村外的一个打谷场过夜。晚上，邹衍又累又乏，饭都没吃，就蜷缩在火堆旁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肚子饿得直叫的邹衍想吃点干粮继续赶路，却发现天夜里自己绑在铜锅上的那一小袋干粮不见了。

粮食在那个时候就是命，长征路上没有吃的，就意味着走不了路。邹衍越想越痛心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吴多禾从自己干瘪的干粮袋中倒出了一小碗青稞炒面，递给了邹衍。

“在那样艰难的时候，把自己所剩无几的粮食分给我，等于拿自己的命来救我的命！”邹衍讲到这里，神情十分凝重。

三个女儿将父亲讲的“一碗青稞”牢牢记在了心上，以后吃饭格外小心，生怕浪费。

还有一次，邹衍从纸篓里捡到一小截铅笔头，严肃地对女儿们说：“我念书时，家里买不起纸笔，便经常帮有钱人家的孩子研墨。只要研好一盘墨汁，我就可以得到几张纸或一截用剩的铅笔。这小截铅笔头还能写些字呢，咋就扔了呢，你们不觉得心疼嘛！”

女儿们委屈地看着已经无法捏住的铅笔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邹衍将铅笔头固定在一截树棍上后，交给女儿：“你们看能不能用，看还能写出多少字来！”女儿们听后，深深敬佩父亲。

三

1955年，邹衍被授予少将军衔。他告诫女儿们：“你们绝不能搞特殊化，要跟别人的孩子一样。”

组织上给邹衍配了专车。但从小到大，无论刮风天还是雨雪天，姐妹三人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挤公交车上下学。

还有一次，军区政治部大礼堂放电影。两名战士有工作不能离开岗位，便将电影票送给了邹衍的大女儿、二女儿。姐妹俩高兴高采烈地打算去看电影，却被邹衍拦下，并让人把那两名战士的电影票换成了下一场。邹衍对两个女儿说：“看电影是战士的权利，这场看不上必须让他们看下一场，你们不享受这个待遇。”

“当时，我们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。后来，我们才明白，他这是让我们树立遵守规定的观念啊。”邹衍立说。

邹立立新兵连时，被分配去养猪。她对这项工作一窍不通，就向有经验的战友请教，每天坚持写养猪心得。不久后，她逐渐掌握了猪的习性，饲养起来得心应手。还有一次，赶上母猪产仔，她守了一天一夜。一名战友知道她

的家庭背景后，问她：“你父亲当大官，你怎么还去喂猪呀！”邹立立回答：“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组织让干啥就干啥，我不会利用父亲的关系的。”

邹衍的二女儿邹竟竟曾在部队的一家疗养院当护理兵。邹竟竟从小特别爱干净，帮患者清理呕吐物、擦身体、洗脏衣服……这对邹竟竟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挑战，但她从没有向家人朋友们抱怨。

有一次拉练时，邹竟竟的脚上起了水泡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可看到一名体质较弱的战友掉队了，她将战友的一部分装具背到自己身上。一路上，为了给战友鼓劲，也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她还给战友讲起了父亲讲过的革命故事，一直讲到抵达目的地。

邹衍的小女儿邹军军，先从工人干起，后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。1981年全国兴起“全民学科学”。单位在挑选讲解员时，有同事担心如果接受这项任务，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。但邹军军愉快地接受了，每天背记大量的解说词，最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，科研任务也没落下。1984年，邹军军在产假还没休满时，得知所里引进了一批新仪器，需要人手，便立刻返回所里，和同事们一起加班加点工作，让大家备受感动。

2015年，邹衍过百岁生日这天，三个女儿给他写了一封温暖的家信，言语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敬佩和感谢。“亲爱的爸爸，您从前给我们讲参加革命的故事，告诉我们进步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……正因为这些教诲，我们在岗位上尽职尽责、努力工作，并各自拥有幸福的家庭。在我们眼中，爸爸永远是那个既严厉又慈祥的爸爸，更是一个伟大的爸爸，我们永远爱您！”

那天，邹立立告诉我们，她们姐妹三人经常会聊起各自的成长经历，想起父亲从前经常对她们说：“记住，你们是我的女儿，要奉献；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；绝不向组织伸手，干啥都要干出色……”她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都尽心地干工作。她们也希望这样的家风能一直延续下去。

那年那时

娘的传家宝，是一个做鞋用的木夹。木夹用红色枣木做成，经年累月被磨得光滑照人。说它是娘的传家宝，是因为娘用这木夹做了很多对社会、对家庭有益的事。

母亲当年常讲，用木夹做军鞋文前的事。那是1944年春季的一天，敌人在冀鲁边区进行拉网式“扫荡”。在我们村北碱河滩的那场阻击战里，八路军一个连将从河北省盐山县小马家据点出来“扫荡”的几十名鬼子大部消灭。

当时，身为民兵的父亲，负责抬担架护送伤员和牺牲的战士。他们经过我家时，母亲看到战士们穿的鞋子大多都破了，有的用绳子一道道地捆着，还有人露着脚趾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一位烈士竟只穿着一只鞋！母亲很痛心，回到家对我姥姥说：“八路军战士为咱拼命流血，咱得让他们穿上鞋！”

说干就干，母亲将家里最好的一床被子拆了，用粗布被里做鞋面，用青色的被面做鞋面，又找来破衣服撕成碎块，打成布夹子做鞋衬。

为把军鞋做好，姥爷找了一块枣木，请木匠做了一个纳鞋底用的木夹。这木夹，在冀鲁边区的乐陵和盐山交界一带，是寻常老百姓家做鞋常用的工具。它由两块宽20多厘米、长约2尺多的木板组成，中间部位用铁轴固定。纳鞋底时，两腿将木夹下部夹紧，木夹上部紧夹着鞋底，比起用手拿着鞋底一针一针去纳，既省力又快。

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全家齐动手。母亲纳鞋底，缝鞋帮。姥姥识几个简单的字，也会画些花草。她把柳树枝烧成炭做笔，在鞋底画上火草，写上“抗日光荣”“杀敌立功”，再将用煮枣树根水染成的红线，沿着画好的痕迹绣上去。姥爷在门口观察动静，一旦发现可疑情况，立即给屋里传递信号，母亲和姥姥就迅速把鞋藏入炕洞中。半个月后，军鞋做了两包袱。

当36双绣着“抗日光荣”“杀敌立功”字样的布鞋送到部队时，战士们向母亲敬礼，纷纷表示：“穿上拥军鞋，一定要多杀敌人！”那时，驻冀鲁边区的部队领导龙书金、陈德曾夸奖母亲，说她送的鞋能保障一个排。从此，母亲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支前模范。母亲说：“多亏这木夹，用它做鞋又省力又方便。”意思是，功劳有这木夹的一半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木夹又派上了新用场。

那时，家里打油称盐的日常开销，孩子满月的份子钱，过年添置新衣和表达喜庆的鞭炮钱，差不多都是娘用这木夹做鞋卖掉挣来的。白天，母亲去生产队干活，夜晚就在油灯下用木夹纳鞋底、上鞋帮。

我记忆最深的是，我从小喜欢读一些儿童读物、小人书，所需钱大都来源于娘用这木夹做的鞋。我长大后，入了团，非常喜欢读《中国青年》杂志。那时，订全年的杂志需要几元钱，可家中很难拿出来。母亲最了解我的心，亲切地安慰我：“有用，咱就订！”她又连续几个夜晚做鞋到天亮。那天，到集上卖了鞋后，母亲一到家就交给我一份全年的杂志订书单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再看

娘的红色木夹

■刘绍堂



姜晨绘

看母亲手上的老茧和血泡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从一份份杂志上，我认识了董加耕、侯勇、邢燕子，特别是认识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，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，这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。

1964年12月，我应征入伍。临行前，母亲又将木夹找了出来，接连两个夜晚忙到鸡叫，做出一双结实的千层底布鞋和15双鞋垫，每双鞋垫上都有“当兵光荣”或“保卫祖国”的大红绣字。

我从老家带到军营的物品，都与这做鞋的木夹有关。一是母亲用木夹做鞋赚的钱订的《中国青年》合辑本，二是一双结实的千层底布鞋和15双鞋垫。

对于专刊雷锋事迹的《中国青年》合辑本，我经常反复阅读，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，深深地记在脑海里。母亲不识字，还常托人给我写信，激励我“好好干，要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”。

我休息时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，心里格外温暖。那鞋垫，班里战友每人一双，每当训练或执行任务碰到艰险时，战友都会相互打气：“别忘了家乡老人‘当兵光荣、保卫祖国’的嘱托。”之后，大家立马虎气生、信心百倍。

母亲爱那木夹，因为它承载着艰苦岁月中的风风雨雨；我们爱那木夹，因为它将一位普通妇女的母爱，传递给了她的儿女。

这木夹，理所当然地成了娘的传家宝，我们子女更是这传家宝的受益者。去年，小外孙入伍时，我又将木夹的故事讲给他听，期望他也当个不负新时代的好兵！

遇到他，是我的幸福

■董群英

说句心里话

2014年“八一”前夕，我作为社区代表到当地的军营慰问演出，王磊当时是中队指导员。为了对接工作，我和他互加了微信。

他瘦瘦黑黑的，长相和名字一样实在。几次交流下来，我对王磊颇有好感。他虽然不帅，但比较幽默，对待工作严谨细致的态度也和我很像。

“我们两个大龄青年这下算是‘结对帮扶’了吧！”表白时，他的话让我既感动又好笑……

2015年，我们结婚了。在外人看来我们是闪婚，可我知道，选择他没错。婚后，我们的生活依然像谈恋爱时那样，有甜蜜的亲吻，也有小情侣式的争吵拌嘴。我经常和王磊开玩笑说，我们正在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。

人们常说，婚姻是细水长流，需要相互陪伴。但更多时候，王磊都不在我身边。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意外小产时，我很难过。他有任务，不能陪在我身边，便找人每天为我送一束鲜花，直到后来房间里都摆不下了。

平时，王磊也有“随份子”式的小浪漫。那就是每天饭后给我打个电话，每月将工资交给我，逢年过节为我和家人准备礼物。尽管他买东西很“直男”，但我心里感到很温暖，也原谅了他生活中的一些“缺位”。

但有一次，我还是被他气到了，那

家庭秀

咔嚓
妈妈 我顾不上说话
我眼睛就像相机一样
正把你的微笑拍下
你眼中的小湖
怎么装的都是我啊

妈妈
你像小鸟那样
飞向远方
我不哭
我会像幸福树一样长大
等着你像大雁飞回
衔来彩色的四季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日前，中国第25批赴刚果（金）维和部队组建出征。这是该部护士赵琴在出发前与女儿告别时的情景。
徐怀武摄

后来，在团里组织的“一封家书”活动中，我开始在信里与父亲闲聊起过去生活的点滴。我告诉父亲，我很怀念在他做的臊子面里放上一大勺辣椒酱……

一个休息日的晚上，阳光板房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喧闹声。“浪浪，有你的快递，老香了！是啥啊？”

快递盒子的一个角，油从里边渗了出来。这是我在信里提到的辣椒酱。这个季节，家乡的辣椒已经通红……

那段时间，父亲因劳累过度病倒了。接通电话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你身体恢复得可以啊，都可以做辣椒酱啦！最近，你有没有看那个……”我开始与父亲闲聊，内容不再是单调的问候与千篇一律的报平安。我突然发现，这份父情跨越千山万水，抵达了彼此的心间。我也在这场逃离中，最终找到了走向父亲的路。

红色家风

今年9月3日一早，我们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探访了邹衍老将军。沈阳前一天因为刚下过一场雨，天空瓦蓝瓦蓝的，空气格外清新。即将106周岁的邹衍老将军这天醒得比平时早，精神也不错。

“不仅是因为你们要来，也因为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”邹衍的大女儿邹立立说。

邹衍有三个女儿，平时轮流照顾他。

一

1915年11月，邹衍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石角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由于家里穷，邹衍只断断续续地念了5年书，便辍学回家。

1929年，14岁的邹衍听说县里来了红军，立刻赶去报名，但因为年纪小，个子又矮，没被选中。回家后，邹衍先是加入儿童团，参加了禁烟禁毒、破除迷信等多项任务。经过斗争锻炼，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并很快成为一名共青团员。1930年9月，邹衍被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送到红军学校学习。他参加红军的心愿，终于实现了。

一天，邹衍和战友们在学校附近田野里演习，毛泽东同志带着警卫员恰好经过。大家请求毛主席讲几句话，他高兴地答应了。

那次，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一个“分”字。“分”就是打土豪分田地。毛主席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，什么是剥削，什么是压迫，以及革命的目的。

“当时，听过毛主席的讲述后，我逐渐认识到土地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，地主豪绅不种地，不劳动，可他们吃得好，穿得好。农民租种地主豪绅的土地，打的粮食都被他们收租收去了，这就是剥削……”毛主席的话，让邹衍茅塞顿开，真正明白了革命的意义。“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，革命到底。”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邹衍多次跟家人讲起听毛主席讲课的情境和当时



家事

八月的雪域高原已经有些寒气逼人。这天，我恰巧与团长一起在炊事班帮厨。灯光下，团长和面的身影与我记忆里父亲和面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看着餐盒里冒着热气的臊子面，金灿灿的油菜花一点点散开，泪水在眼底不停地打转。

记得参军离家那天，父亲问我，想吃点啥。我说，做碗臊子面吧。父亲和面时，我站在他旁边准备配料。他已经上了年纪，身形有些佝偻，但和面擀面的手法依旧娴熟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，父亲也会如此和蔼可亲。

从小到大，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，说得最多的是他年轻时吃过的苦，要我努力学习有出息，不要走他的老路。在他的鞭策下，我成绩优异，却寡言少语。

我考上大学后，决定参军入伍，也开启了一场与父亲的抗争。在父亲眼里，我早早地读完大学，成家立业，要比

臊子面·辣椒酱

■张洪浪

当兵更有用。他说：“你自己好好算一笔时间账！”而对我来说，当兵无疑是我逃离我掌控我人生的最好方法。

入伍半年，我随部队前往高原执行任务。机动途中，有一天的午餐是青菜汤泡馍，青菜汤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亮眼。我和战友们蹲在黄沙埋子上，一边吃，一边防止风把沙尘吹进碗里。一名从小家境较好的战友夹起一块馍对我说：“要是我妈知道我吃‘黄沙拌饭’，她肯定要哭。”

“如果父亲知道，会不会同样感到惊讶？会不会还像从前一样教育我，怪我不听他的话？”我也想起了父亲。

由于保密要求，那段时间我没有和家里联系过。直到后来条件允许，拨通父亲电话的那一刻，我听着他声音有些

哽咽。那天，他每一句试探性的问话都饱含关心。

雪域高原的夜里，我们尽管身穿羊皮大衣，还是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。有时候，会有狼嚎声从深山传来。第二天也总会有传言说，昨天谁在哪儿见了狼。夜里，老班长与我闲谈。在他温和的言语中，我感受到了他对子女的牵挂：“我孩子能像你一样考个好大学就行了。”

我的思绪就这样随着月色沉淀了下来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jt@163.com